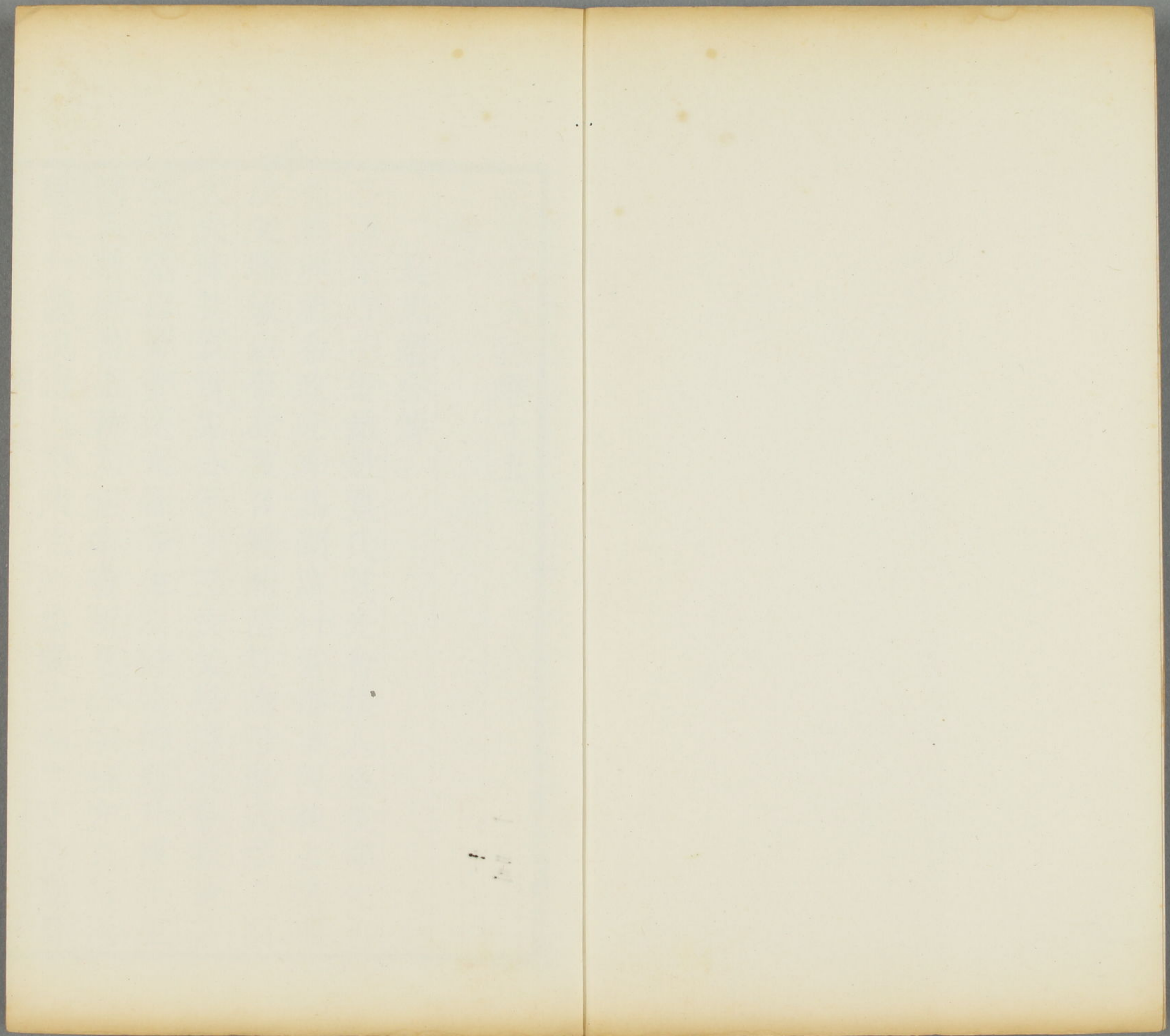


~ 16
2696
9







懷麓堂文集卷十五

傳

夏忠靖公傳

公諱原吉字

維詰姓夏氏其先會稽人後徙開化再

徙德興祖希政元季為湖廣行省都事國初占籍湘
陰父時敏以布衣被召授湘陰教諭母廖氏夢三閭
大夫降其室實生公年十三喪父學詩及春秋貧甚
教里塾以資養選充縣學生以詩領鄉薦升國子生
例入禁廡書誥勅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
緋衣一襲復遣人察諸生所為獨公端坐正書竟日

昭和十年
一月三日
購求

不色情上心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職
上曰夏原吉端厚特實授戶部主事同官有疑事多
就質獨劉郎中者耻其不能因事諧公云專尚書郁
新柄上察其誣劉坐死蓋自是數遭危諧竟得無他
二十九年公考績陞引面乞歸省且云道遠乏僮僕
乞輿阜以行上特允之三十二年廷薦擢戶部右侍
郎充採訪使巡撫福建楊文敏公榮爲諸生公一見
奇之曰必爲解首楊自是起名郡有明月樓多妖宿
者多死公徑往宿之妖遂息歸鎮蘄州三十五年太
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公辭疾不

許尋進尚書凡貢賦役法悉命詳定公酌古今爲經
久計其所議多從厚曰不可使後難繼困吾民也又
命公申明教什三十餘條榜示天下永樂初兩浙大
水國用告乏三命公往治至則奏罷蠹民妨政數十
事諏訪耆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隄堰俾水歸
于海又奏發廩粟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
給牛種督之耕種民忘其饑有干澤者奏水退田淤
宜召民佃耕以足國用公得報數曰民疲極矣可重
役乎亟奏云水不勝辱矧已後時勞且無益事始寢
吳人至今懷之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節浮費

又禁鹽鈔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租稅嘗以府帑倉庾及丁戶田賦之數備書小帖置袖中時復檢記一日上臨朝問天下糧儲若干公歷陳其數不失升勺上竒其才益親信之時錄靖難功祿賜無虛日又大封親藩累討夷寇創制宮殿增置百司財費以萬萬計悉取辦于公公極力經畫無弗給者採木運餉之夫道塗不進命公巡視自龍山抵北京律治怠事者給錦衣衛官校四十人許便宜行事公於號令中寓矜恤意事乃大集上思公特召還七年兼掌行在戶禮二部及都察院事扈從車駕幸北京復命兼掌

刑部有二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諸乃止八年上親討北邊仁宗爲皇太子在南京命公輔皇太孫畱守北京兼掌行在諸部及都察院事諭之曰朕以房佺齡委卿矣公日決庶政頃刻而畢凡北奏南啟下令天下者惟公是賴京師帖然上還宮慰賚有加冬還掌戶部從太孫周行鄉落取民間蠶黍以進曰願知此味召見鄉老令陳風俗賜老給孤表著節義民皆感歎道有逸鬼太孫欲馳射之公諫而止有從卒犯令者指揮周敬以上命執之太孫諭敬不得遂繫敬公極諫以爲不

可因厚賜以勵其直從之九年公考績上宴于便殿
賜勅獎諭又諭羣臣曰原吉乃太祖皇帝養成賢德
十爾等欲觀古名臣此其人也命同太子少師姚公
廣孝監修實錄十一年再扈北巡命輔太孫以行十
四年太孫還南京又從凡道所見必見諮問呼爲先
生而不名十五年再扈北十八年宮殿成命馳召皇
太子太孫于南京至則陳太子承詔勿亟今乃速來
蓋以陛下慈注之深故孝思之情不得不切也上善
其對公因言營造民疲多至失業宜悉聽復業而蠲
其稅十九年三殿災復請蠲礦稅停採辦賑饑僅以

回天意詔皆行之初大臣科道多言南北建都便利
不同上御午門樓令廷辯密遣中使問公言孰是公
對曰臣等罪也科道言是上兩宥之或尤公背初議
公曰吾輩歷職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
損不細矣衆始歎服復命掌工部事交趾平上問公
陞賞孰便公對曰賞費有限祿費無窮於是多從賞
格西域法王來朝或請親勞之公曰夷人慕義宜示
以倫義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
爾欲效韓愈邪乃不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上命公拜
公曰王人序諸侯上况夷人乎長揖而已山東俘逆

賊唐賽兒之黨三千餘人上屬公與都御史李慶公
審其脇從者悉原之陝西有偽稱金輪王者廷議將
發兵公言亂止數人不宜重費但遣人禽其首惡自
定矣已而果然或言周王有異謀公奉命往訶之復
命曰王實無他但恃陛下友愛之篤故少肆耳上然
之谷庶人逆謀既彰上問公曰長沙人通謀否公請
以百口保之遂免窮詰太孫冠禮有司以尚書蹇義
方賓各進上特命公行之上元節張燈許臣民縱觀
公奉母大夫人往宴羣臣顧問公曰聞爾母來觀
燈尚在此否公曰已歸矣命徹御案暨寶鏹賜之公

弟原啟至京上召見賜酒饌瀕歸遣人送之見舟中
惟米二石問公曰卿弟貧盍少贈之公對曰臣所遺
俸貲已寄之無以爲贈上笑曰朕當助卿賜異布數
疋十九年上議親討北邊羣臣莫敢言公曰吾受上
恩厚不可不死爭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曰頻
年師出無功戎馬儲積十喪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
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上命公治邊儲
于塞北賓懼自縊死遂獲罪并籍公家雅賜鈔千貫
餘皆布衣瓦器命錦衣官尅日召公還公方治粟使
者趣甚急公曰姑少俟不爾慮有侵漁死吾安之不

懷慶堂集
以相累也上御午門問征敵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
內治不宜勤遠畧執不變坐繫內官監太孫屢奏請
宥公上察公忠間訪國事公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
車駕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夏某語未了若謂其
愛朕者八月楊榮以凶問至皇太子親臨公繫所與
其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遺詔
之乃受命給尚方筆札咨以國事公首陳東南民力
困于漕運請幸南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寶
舡止雲南交趾採辦金寶數事上卽降首復公官賜
章服器張咸備公始聞太夫人喪辭歸襄事上曰國

事方艱卿以喪辭則朕亦未當在此特遣官護喪歸
葬太孫旣正東宮加公太子少傅時呂震爲太子少
師班在公上上引震次公進公少保褒職如故兼給
三俸公辭太子少傅俸尚寶少卿袁中徹以言語獲
罪且不測公諫以爲先朝所愛乃止罷官洪熙元年
上以天不雨雪製憂民吟公賡和稱旨翰林進公誥
辭上親增二語曰勿畏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
而或怠因召公至宸前賜銀印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俾有封奏則以此識之三月上勅公等除轡割鞭背
及妖言誹謗等刑公贊行之尋命兼掌禮部賜象印

懷麓堂集
一文曰正直以便處分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
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如律上賜田五頃
于城南又建兩京甲第以旌其功李忠文公時勉以
言事獲重譴公從容勸釋請下法司徐擬定之是夕
預受顧命時宣宗在南京中外洶洶昭皇后命襄王
監國悉以軍國委公車駕至郊首問公所在羣臣莫
能對上不憚有頃召公慰曰比見太后論所以留卿
意卿當以皇祖事朕凡喪禮及卽位之儀皆公一二
人所預定命令詔教多主公言或命坐賜茶或退立
殿廡少休復至凡章疏批擬未畢者或携出至家進

之先是命公監修太宗實錄未成遂并修仁宗實錄
國朝三預監修惟公及英國公張輔爲然宣德元年
漢庶人謀反誣輔臣亂政楊文敏公密勸親征上顧
公公曰兵事貴速榮言是從征還賜闈者三人令扶
掖出入公辭曰舊制非勳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心
勤非勳而何尚書弊敦以廉直得譖公力掄釋之交
趾復叛王師屢失利二年請降廷議勿許公與二楊
公言民罷財竭不可再舉如癰伏于身未潰則憂不
測已潰則宜緩治兵乃得息三年公與蹇公入對稱
旨上留侍宴令盡醉將退上顧公有欲言狀就問之

公造滕以建儲請上曰朕當白太后行之尋召至便殿賜範金銀印八其一曰含弘貞靖嘗侍遊西苑以騎隨復命登御舟遊太液池上射鳧獲之既烹割以啗公復遣中官偕翫竒石恣所欲取公取尤小者數枚有郎中還自河南言山西饑民流徙南陽諸郡至十餘萬有司遣人捕逐之多至死公卽以聞上下令賑卹且禁捕者民賴以寧扈從巡邊上取公等糗糒嘗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上供物賜公等且徧賜將士上還京念公等四人春秋高不欲煩以庶政特賜勅輟部

院務俾專論道而顧問益親又從狩至兔兒山諸將有違令者上命褫其衣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至殺將臣上不應起入帳內公隨之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浙死矣上笑曰特爲卿赦之上元侍宴賜紫瑛硯龍香墨公誕辰嘗製玉冠二枚以其一賜公曰使卿子孫知吾君臣一體也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賚明日入謝歸得末疾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五十六上早朝聞訃震悼遂輟朝垂涕還宮左右感慟莫能仰視公卿大

懷麓堂集
夫下及閭巷兵民莫不歎息有流涕者贈特進光祿大夫大師謚忠靖賜祭殯葬皆越常典官其子瑄爲尚寶司丞命戶部蠲戶役後瑄官至南京太常少卿孫崇文舉進士今爲南京吏部郎中皆賢而有文世其家論曰昔在祖宗朝多用舊臣以成治理惟蹇忠定夏忠靖楊文貞及楊文敏四公者皆受知太宗仁宣三朝託以心膂佐遇隆重禮絕羣僚蹇夏雖分部任事實以三孤叅決機務而夏公輔宣宗監國之功爲多蓋是時車駕在北仁宗監國南京務頗簡又有蹇楊諸人在天下大政皆屬太孫而時方冲幼公獨

領庶政定危疑鎮浮惑不動聲色而根本正固可謂難矣至親征一事獨以身諫瀕死而不變有古大臣之風焉仁宗親閱利害故委任尤切至宣宗時廷降手勅受寅亮天工之寄庶幾與古宣麻者比是時蹇重厚多謀文敏明達有爲文貞博古守正而公舍弘能斷故事涉民社則多出公涉人才則多從蹇涉軍旅則多從文敏涉禮儀制度則多從文貞而可否相濟期于至當自餘諸閣老尚書皆各領厥務而已公之德量功業天下皆熟其名而惠澤所被猶有不盡知者其晚出鄉郡以不及見爲憾嘗伏讀累朝實錄

博學堂集
退考二楊所著碑誌得其大者又徵諸其子太常君
及其孫郎中所手錄者加詳故撮而書之惟監國時
所兼署家乘以爲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皆在而墓誌
止書吏禮及察院不知何據姑並存之以俟典型君
子

趙節婦傳

趙節婦宋氏陝西咸寧人也父諱翬嘗知歸德州趙
琳者歸德衛千戶也故節婦歸之琳少負氣與范指
揮者交惡范計傾琳琳怒不能下宣德庚戌琳以代
赴京伍至兩河口暴得狂疾夜乘馬徑去家人物色

無所得筮之曰死矣節婦乃爲位發喪以其衣冠葬
焉時節婦年十九子一曰遜始晬餘節婦誓與兒存
亡遜長而廕教之曰汝知吾所以不死者乎爾負我
我無以見爾父于地下平居不假辭色雖壯猶加箠
撻或解之曰兒無父將恃而驕驕必敗吾鬼不食矣
遜卒克自立拓產增業有四男六女雖屢幹公于外
慄慄如在膝下節婦亦自飭嚴甚別其母胡久迓之
郊至則曰寡婦不敢野見請見于車中及堂而後拜
有異姓遺女育于宋節婦弟之家旣而三嫁間往省
節婦罵曰汝玷我家縱不能死尚戴面來邪驅而出

節婦事姑謹姑周老病疽甚節婦日一舐濯之竟愈姑季子狙節婦之財輒予之姑問所畜節婦重怒其姑則曰固在實不存一錢姑死葬稱子事成化丙戌有司上其節詔旌其門今年六十有七矣初千戶之病而亡也泐于河而甦鬻油者張氏竒其貌館而飲之酒酒作復病去後十年霸州人云有狂男子時能自言我宦家子及問之輒失度求者至霸則又傳之保定保定蓋其支族在焉至亦無所得自是遂絕又二十餘年有僧寄歸德嘗乞齋馬牧寺爲里人所嗤曰母咄我我官也棄不爲爾獨我哉如趙千戶者亦

僧也趙黨有劉八者亟報遜使詰之僧曰予指揮徐忠中山王裔也土木之亂逃爲僧于香山求有道者師久不值至徐聞有名僧在壽州始造焉其徒數十人予間及家故師怒以觚擊予曰汝俗累故在惡吾從吾亦歸德趙千戶也惟聞此而已然師自爲此言已悔之曰吾秘此三十年不覺妄發吾不能久居此矣蓋將去也問其齒貌性度質其母其母曰噫是也遜諸父俟卽率二老卒至壽訪之則已發矣後歸德有九僧入趙東隣殷指揮家索飯中一老僧甚怪偉問殷曰西隣者誰乎殷具以告僧顧其綽楔笑曰嘻

懷齋集
乃樹此乎遂亟去比遜追又不及人皆意其爲琳也
徐僧者居無何其五子來自鳳陽請歸之不可則疆
之去竟逃還馬牧猶能道趙千戶事云太之氏曰節
婦之行高矣當其夫亡時非不能死飲泣也孤凡趙
氏之祀之絕是懼其律身教子皆能以義曰勝圖子
厥終雖烈丈夫豈復過哉千戶之事其亦矯詭務脫
馬縛之流未足深論獨人之情有甚于死別者於是
蓋益重節婦之哀天其或者矜節婦之心使趙果不
死萬有一于後亦未可知彼節婦者固可以無愧也
已節婦於子外姑岳夫人兄弟也子每聞其事未嘗
不歛衽而作重爲之痛歎而不能已故傳之而千戶
之事亦附見焉

劉益齋傳

劉益齋名毓字德美其先金陵人有曰定夫者徙蘇
之長洲傳五世至益齋以醫名于蘇益齋生彌月而
孤族無期功之親鞠于母氏蒙其姓曰徐母沒復劉
姓然鄉之人猶稱爲徐益齋初業儒爲舉子旣成不
忍違養去學醫醫成不求薦祇以事母及其鄉之人
旣老郡大夫薦之朝禮部都察院下御史刻日趣上
道隸太醫署居歲餘太醫長又薦之入直內殿時益

齋年六十餘矣益齋之爲醫也不參辨不幸劫不偏
任用據蛙守經重培養慎攻擊鮮不中者中則喜形
于色疾有弗可治雖未劇必蹙然戚之人或謂之迂
已而果然或謂益齋曰今人利速效一投劑已冀其
驗再則惑三則易矣子胡不少貶以徇人乎益齋曰
我本儒也習聞其道道可貶乎彼弗吾任有吾亦弗
爲之用也故稱良醫者往往不勝輒大敗至殞滅不
復可抹人亦餌速利甘不爲悔及論其極予不能舍
益齋焉益齋醫雖工然不自銜嚮學如不及嘗慕古
人開卷有益之說書門屏以自警齋是以各或疑益

非謙稱曰吾固以求益也益齋樸厚簡雅不嫖語不
侮笑雅慕好士大夫多不取直有窶者尤愍惻不置
必卒事乃已人以是多之中書舍人周宗勉蘇人也
序其事授予請爲傳以傳其鄉及其後之人故書之
太史氏曰蘇之醫多出丹谿朱氏朱氏之門有王仲
光氏韓復陽氏二氏之傳爲盛啟東氏益齋盛學也
予聞吳太史原博言益齋來京師予實見之益知其
言不誣益齋誠良醫哉自丹谿闡爲濕熱相火之說
人不能盡信其信之者又一切屏去溫熱之劑至死
不爲變夫五行並運五方錯稟五病異候五藥殊氣

古人之所不能廢經云陰不足陽有餘不言無陰諸家云濕熱相火爲病甚多不言凡病皆熱而世所言若是豈非矯枉過之正邪子與益齋論及此其言曰有是病服是藥惟其所當予謂之善學丹谿者且丹谿以母病學醫遂成名家後之爲醫者莫之或過宋太史論之以爲其人非宦醫也益齋事母孝母沒而後赴薦其處與仕非無所據者無乃近是矣乎

止善劉公傳

公劉姓諱必弘字崇道號止善齋岳之華容人其先東平人也少失怙自強問學慷慨有大節遭元季亂

海內分裂乃遊武昌下九江盤旋吳越間有所接是輒與議論議不合輒歎曰是非足與有爲者拂衣去如是者數歲翻然歸其鄉時盜賊蜂起里閭無寧歲郡縣吏皆棄印綬以走民無所歸命公與鄉民約結義兵爲保障戰不廢耕倪文俊之黨有蘧某者攻其鄉急公一戰擒之由是賊不敢犯元行省叅政潑張者據岳州檄公治姦民所告變事有祁毛王十三之語皆邑大姓連結甚衆公託以五字爲人名號斬死罪囚一人報之事乃定張屢遣人致公欲與俱竟不可得然猶重公甚每令其部人曰慎勿犯劉氏鄉衆

皆賴之太祖高皇帝定江南公籍兵內附還鄉里洪武四年上親錄若干人姓名下詔徵之公以名當赴至金陵繫獄月餘復詔遣歸寓于南門外鬻鞍者齊氏得疾遂卒年四十有一其友嚴伯霖者屬公骸于齊氏携其篋以歸有紀行詩若干存焉後數年公子孫遣人迎葬則其主已易數姓竟莫知所在初編紀人壞淫風惡俗遍天下公鄉居每集耆雅論彙理明利害多所變革無賴民愧公者或徙處他邑終其身不敢歸公日所與論議倡和惟鄉儒徐執中輩三數人自餘皆却立趨候無敢與抗禮者其嚴如此公既

沒子行簡亦不仕至其孫仁宅爲廣西按察副使曾孫大夏爲兵部職方郎中世其家贊曰予聞劉氏宋南渡時有都統制寶者從岳飛平楊么屯田岳鄂間爲恢復計飛死矢志遂隱于華容以死公每論及此未嘗不感恨泣下此其志決非僥倖于亂世者觀其歷覽形勝蛙視羣雄待時委命以成効順之績有馬新息之風焉當天下未定號呼而徇走者皆肆其兇暴爭搏噬吞齧之利以召禍取侈近及其身遠則及其子孫無足怪者公材足以得地力足以驅民黽勉自守進不昧於所託而退不失其身始終之迹有足

懷麓堂集
觀矣顧其德庇鄉邑而祿不逮躬僅脫械繫卒困于
道路以死是固時命之不相為偶者抑將以遺其後
人乎

懷麓堂文稿卷十六
傳

楊南里傳

先生楊姓諱實字誠之別號南里浙人也先世居寧
海始祖廣仕唐為兵部尚書五子皆仕吳越有相國
巖者徙慈谿巖九世孫濂號大隱大隱十二世孫雲
號南湖始居鄞遂為鄞人又四傳至先生先生幼多
疾書恍惚不能記六七歲時忽若有得隨所授輒應
口成誦初補縣學生提學憲司竒其才改補郡學正
統辛酉舉鄉薦登禮部一榜拜安福訓導安福舊文

獻地弟子最盛先生嚴楷式列條教恩令大行教諭
闕摠學政者三年番試諸生躬自程校示賞罰獎勵
不倦人始憚其煩後益樂至胥勸相隣邑龍泉學官
闕復奉郡檄往署八越月而還先生在安福九年事
無鉅細皆精慎不苟一時人士出所造就多顯聞于
時縣官歲行鄉飲凡耆老無賢不肖以名皆與先生
曰此非制禮意也乃命諸生聲其不德黜數人尋有
巡撫大臣道安福學官諸生倉卒不時謁耆老被黜
者乘間以他事中先生遂落職諸生訟其冤不得繼
以泣巡撫亦頗悔之次日諸生具狀聯署將復走愬

先生止之曰使吾無愧二三子者足矣官得失命也
既歸鄞日奉親養暇則與諸大夫觴詠爲樂遇名山
勝地輒澹然忘歸或問以往事不答也成化戊戌有
母喪哀毀疾作既又北走京師徵銘士夫間時其子
文卿已舉進士爲兵部主事先生寓官邸疾再作未
幾卒己亥十一月四日也年六十有六文卿歸其喪
葬于某山時先生父某以高年被服命年九十餘尚
無恙太史氏曰吾聞楊先生教先踐履論古事必設
以身處不漫爲誕說觀所論鄉飲事誠耿耿不苟合
者其所養可知也噫官非郡縣無賞罰黜陟之柄徒

懷齋堂集
以口舌執議匹夫結髮至終身不復用故當大事者
不以身任天下之怨而欲有所爲難矣哉

喬烈婦傳

烈婦高氏者工部侍郎樂平喬公諱毅之側室也公
夫人王氏旣卒高事公謹公遘疾湯藥必躬視日不
甘食夜不就寢每稽顙于天祈以身代公疾革顧謂
之曰吾殆不起吾子孫必克自立獨汝年少又無子
奈何高泣曰公脫不諱妾固當死從公地下耳公卒
哀毀殊甚引繩欲自經爲家人所掣不得死乃取平
生華飾投諸火示無生意於是防者日嚴公子兵部

郎中鳳扶柩歸高抵家悲號益甚聞者愴惻竟以間
縊死柩旁年三十有三而已死之日適朝廷遣山西
布政使胡欽祭公喪胡聞其事嗟嘆不置知縣劉義
以狀聞請表其節以厲爲人婦者下禮部移御史及
布政按察覆實如義言詔旌其門曰貞烈後寶坻王
子玉爲知縣卽邑中隙地構祠祀之祠亦名貞烈彰
國典也予嘗觀中書舍人楊應寧所著祠記聞高事
爲詳郎中君旣卒其子縣學生宗進士宇請爲傳立
石于祠以詔其子孫故書之太史氏曰世稱慷慨殺
身易從容就義難信夫臨事值難氣激而義動雖中

懷麓堂集
人之質蓋有視死如歸者矣及事勢稍定情得以自
施美利在目甘言在耳無重賞以誘於前無嚴刑重
法以驅其後其不遽巡退縮自恕而不覺者豈不鮮
哉世固有相約赴難不終夕而已倍者况積日閱月
愈久而不變者哉吁身爲人妾命不錫朝不與心誓
身決以求必死之爲慊乃亦有以小官未職自諉不
力於君父之難者何哉丈夫奕儒不立則喻諸婦人
揆之高氏殆婦之不逮遠矣

都御史朱公傳

公姓朱氏諱英字世傑其先爲廣州節度使徙居柳
州桂陽縣大父攀麒麟陽朔縣主簿父思諫皆贈資政
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公少孤補縣學弟子通詩書
易三經正統乙丑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
史己巳閩浙亂起銀冶間公與諸御史承勅分守州
縣比至大軍尚駐金華公徑趨處州聞土木之難乃
取道慶元揭榜諭賊招者弱被害者又計獲巨賊若
千人有申使報黑面大王統衆三萬欲劫所捕賊議
欲偕走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尸賊于市竟
無他變景泰改元公還朝論處中使宜五事下諸司
議行外戚汪都督令縱家人侵民產時林莊敏公爲

懷齋堂集
給事中公與交章劾之詔奪產以給民又劾中官善
增姚廣恃寵暴橫皆下詔獄壬申詔風憲官被訐者
無論結不結皆補外蓋大臣有私怨于御史周鑑王
豪族人誣奏勘覈未報欲因事逐之公上章極言非
是特賜采納且勅諸司詳看詔格故王周得免而用
事者忌公亦淡未幾遷廣東布政叅議道桂陽省母
胡夫人夫人聞其歸橐惟賜銀十兩喜曰兒居官如
此吾無憂矣舊廣民避役各假額外隸從身以賄免
公至悉遣之與都御史揭某議軍徭法限以十歲一
役九休至于今不廢癸酉鄉試有都指揮爲子求舉

公叱弗許錄屬郡囚壹意伸雪及專撫治斗峒賊楊
通擁衆流劫勦平之賜綵幣寶鏹又招賊黨百餘將
臣欲處以軍法公陳辯數四止誅首惡數人葉文莊
公巡撫二廣興革進退諏公爲多嘗入賀歸遇知新
塗縣李舟知南海縣趙莊各囊白金以贖公却之後
二人以贓敗受贖者俱坐累公獨不及天順間有採
珠之役中官督責甚急公獨筦布政事故緩之以俟
巡撫會議因疏乞召還民賴以無擾二廣嘗會兵勦
賊文莊屬公督察奸弊叅將范信會勦大藤峽至廉
攢聞誣鄉民爲賊黨欲殲之公馳赴其壘凡所獲無

辜皆審實縱去信念不能成功月餘未退會文莊聞使至公亟請班師民始脫血刃又有告廣州丰湖民作亂者公知其寃亦力爭以免潮賊羅劉寧等屢挫官軍公會兵平之獲被擄者數千公別置營以處女婦已而各還其家新會有閒田爭不決公以給貧無田者遷右叅政聞母喪還桂陽成化乙酉改陝西更守延綏甘涼涼州及西寧官藏被竊所司委罪主者至皆誣伏公訪獲真盜遂明其誣滿四寇固原官軍失利大將以下皆獲罪都御史項忠奉命往討檄公餉事且詢進止計賊平被賞擢福建右布政使再遷

陝西左布政使均徭定法兩省便之甲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首陳安邊十事大畧欲練兵積糧興屯種桑諸番旣又陳徙居戎簡貢使謹烽墩防姦細諸事又以歲議陳八事所舉武官如王璽劉晟皆爲時名將乙未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民卒遮道阻者不絕諸將或私致饋盡却之廣方不靖將臣每張其勢以邀功伐凡動大衆必檄遠州刻期輸輓民道死半鋒鏑公下令撫輯有梗令者始構首惡誅之要害所在芻粟皆豫或因糧於寇故兵民咸息盜亦無敢肆亂者廣西立山徭賊嚮順請置水安州以

懷麓堂集
其子世吏日餘黨皆爲編氓立山實大藤盜衝自是
莫敢越境後山惡少間聚出掠有利其田者風所司
以亂聞或請屠其鄉公移兵臨之語其良民執羣克
以獻誅止數十所活亦以萬計田州岑氏有內亂公
謀諭族屬俾除世讐皆感泣共殺首惡傳首軍門於
是諸郡徃徃率聽命還業數歲間增戶四萬三千口
十五萬他如天河荔浦潯融間諸盜以次行戮未嘗
妄殺上每加慰勞下勅獎勸者六特升右都御史加
從一品祿交趾侵老撾諸郡且立營柵於龍州外境
議者謂彼謀內寇詔諸鎮設備且詢公公奏安南小

國不過與老撾爭隙地耳姑論之若果不自量致討
未晚上用公言交人感畏修職貢不弛新會貢士陳
獻章隱居養母公累疏起之授翰林檢討給事中林
榮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溺於海公奏錄其子各
一人兵部尚書缺廷臣首薦公上以二廣重地未可
輕代公乞歸展先墓已卽還鎮璽書召入掌院事未
幾考績上遣中使賜羊酒寶鑑尋加太子少保乙巳
星變公陳八事又以關陝饑請移甘肅餘糧以賑再
請京師出粟賑諸郡就食者皆從之乙巳公疾上命
醫給內餌且賜酒餼七月十二日卒上遣中使賜萬

懷麓堂集
縉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命有司營葬子五某某孫
某所著有澹菴紀年誠菴奏稿任真子集若干卷太
史氏曰廣東西地自大藤之捷民物凋敝府藏空竭
識者蓋深憂之吾聞朱公蒞政專事儲蓄數年間所
積金爲兩數十萬流徙還業者四十餘萬以脇從獲
免鋒鏑者不可勝紀其有功於國家甚厚傳稱君子
能國仁人利溥豈不信哉方入長內臺議彌災策時
曹分條集公所陳或爲秉筆者所沮楊中書一清上
記說之公卽命肩輿徑造議所力伸前說雖未悉施
其所負亦壯矣予於公得其大者二焉故特著之

化州同知楊公傳

公姓楊諱景字某雲南安寧人也事母以孝聞性狷
介不妄取少補州學生舉永樂癸卯鄉貢卒業國子
拜霸州判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系數歲官急徵
馬數益耗公歎曰養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
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足會遭父喪民數百輩
詣闕請奪情畱公不得皆涕泣去服闋改澧州力益
舉劇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盜州爲成獄公疑之陰
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民家入其莖中
卒乃服罪合九載秩滿民請畱部使者六七至例不

得復留擢化州同知峒夷亂賊千餘將攻城會久兩
城寢壞民謀走徙號聲震天地守將夜縋城以遁公
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義
且示福禍皆願盡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缺又縛稿
人被衣鎧置城上以疑賊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
堞上擒斬以徇賊知有備乃引去歐都督信在高州
聞警以兵至則賊已遁歐大驚歎書守忠二字遺公
而置守將于法公益治城練兵寇屢至無所獲遂不
敢復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方賊亂時有按察官
夜至城下守城將啟關內之公執不可按察怒曰汝

寇我耶公謝曰今日之事城爲重明日果聞有異服
自稠人中遁去者按察方欲報公愧而止公每獲賊
旣鞠實必誅而後報或曰法不當爾公曰脫有不虞
奈何旣而隣郡縛賊者皆墮賊計人益服之化俗尚
鬼有廣西羅姓者客死民譌傳爲神祠事之公毀室
釜其像妖遂息天順庚辰以老乞致仕道巴陵貧不
能歸因占藉焉子一清舉竒童入翰林登進士第而
公卒家益貧不能歸巴陵一清乃葬公鎮江北拜中
書舍人獲勅進公階儒林郎封公配張氏太安人時
公已卒若干年矣太史氏曰世恒謂處常易處變難

其非然哉夫自取舍至於利害以極于生死皆有際分有所嚮必有所擇矣苟縱意恣欲簞豆無所擇而望其赴難殉義蹈死而不顧惡有是理哉予與中書君游聞化州事壯公所爲及詢其恒居細行固若是濯濯也嗚呼居小官處僻地能嚮義辟利確然不爲變不可謂不難矣故著之若化州事灼灼在人耳目者固皆難之豈俟論哉

五宜高公傳

公高姓諱明字上達號愚軒後更號五宜廣信貴溪人也未冠時嘗割股愈母疾以孝聞景泰辛未舉進

士拜監察御史諫造龍舟巡都城九門稅鈔劾崔主事敗法監內庫并督五城兵馬事有戚指揮者爲大臣所怨坐死辯釋之徐州民越訴賊吏例當戍公議戍例爲誣訴設今所奏實不過當杖制可著爲令州又以妖言十餘人具反獄以聞公訊無反狀止坐本律按河南宣滯理枉禁賦河徙退地黜吏不舉職者六十餘人監丙子鄉試得人爲多會西北有警餉不告乏內巡畿郡入總三法司奏牘天順改元率諸御史劾兵部尚書陳汝言怙勢亂法下獄死聲益振忽午刻臺囚五十餘人劫獄走衆相顧駭愕公馳片紙

懷麓堂集
報九門母出行者使號諸途得卒百餘襲捕之庚辰
劾天下述職官御史趙明爲號首實出公筆辭頗激
上詰主筆者公請獨任不以累趙都御史寇公淡素
重公從容言累年彈文奏章皆高明手出幸不以細
故爲罪上曰是能御史也置不問吏部擬公爲山東
按察使上謂李文達公賢曰高明宜內任又謂寇淡
曰明可都御史未幾遷大理寺丞稽武官賄黃御史
鍾同景泰間諫復儲事下獄死屍久不獲公究得之
率諸同年買棺治歛屬鍾寺啟歸葬焉憲宗卽降擢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政令清肅時淫雨爲災極

言內自宮禁外至邊陲皆有陰盛陽微象又請塞納
馬納粟諸倖途薦郎中何宜等可用朝論躓之楊州
鹽寇作守兵失利勅公督捕公造巨艦名曰籌亭往
來江南北躬督卒伍會遣中官及錦衣衛校卒五千
人籍首惡家公慮變起館穀之不使出戶闔分遣御
史督兵禽滅九百餘人盡得之中六十餘劫獄復入
江爲盜公伺賊出沒伏蘆洲乃以官兵蹙賊入蘆中
伏起禽之亦不遺一人又並江高山置邏堡爲久計
有中官粥私鹽又擅執儀真指揮卒閔不可解公撫
卒令勿譁籍鹽入官乃劾舉如法覈南京諸曹不職

者三十人清四十八衛軍政理兩淮鹽課劾戶部及諸巡撫官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多見施行公念二親老弟又天死再乞致仕不許乞終養許之既免喪聞上杭盜起勅起公往捕公力疾上道督兵勦賊錄賊俘四百餘人誅首惡四十餘悉輕坐海濱民矯令募亡命恣不軌公慮與大獄止坐妖言律誅之既又析上杭溪南里置永定縣衆多其功公蓋以推將士會疾作不入報疏乞骸骨納勅符以去上察其懇誠特許致仕歸居縣北創早閒亭鑿白鷗湖結薌溪社課宦國子生交章起公竟不起自述銘并輓章爲卷

成化乙巳九月十九日忽不樂書對句曰平生無一事欺天至死全百骸歸地遂卒年六十有四上遣官諭祭後三年今天子命有司治壙蓋異數也所著有愚軒稿糊壁集及南臺籌亭稿多散失惟終楚征閩二錄藏于家子鵬游京師請傳公行以傳公婿鄭御史惟桓有狀太史氏曰高公初乞歸疏稱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戣有二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

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士必先大節矧其才卓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各位未極功澤不徧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王古直傳

王古直名佐字仁輔後去車爲甫古直其所自號以號行世居台之黃巖今分太平縣地也少爲詩及行草漫遊京師有鄉人坐事者古直侯諸官官拜捕候者詢其孥甚急古直甘侵辱竟不言所在入刑部獄獨暴立烈日不與衆囚伍李主事廷美異之檢衣帽間得柯學士諸詩問之曰爾能詩耶使賦日影詩成

縱之歸長揖而出獄史皆大笑然古直亦自是得名與今侍郎黃定軒侍講謝方石友善嘗主方石方石以憂去主林給事克冲克冲使海國主王員外存敬存敬亦出使主定軒子主事汝修然亦不恒在卒然求之莫得也旅食三十年無僮僕不置釜甑有大籠五六惟詩畫數百幅中貯壺酒晨出飲一再勺已復鑄之以去上元節京師燒糯汁爲甌以貯水畜魚旁映屏燭通明可愛俗呼爲炮燈古直買置謝館日玩弄爲兒戲一日誤觸碎意怫然不樂曰吾平生家計在此今蕩盡矣方作章書值椽吏至曰遽敗吾輿羣

懶齋集
祿欲毆之或俾自爲計古直曰我固當毆毆則吾名益彰一日遇諸塗竟被毆獨袖手承之以歸亦不以屑意也或勸使仕大言曰我來爲爵祿圖邪盍科舉乎則笑曰安得以少年處我嘗在酒所歎曰此亦功名事業也顯靈官道士請主師塾館餼甚厚閱月忽辭去曰安能矻矻操朱墨坐几案間乎克冲之使欲與俱不果或問之故曰彼不吾疆吾安能爲彼行邪自古大賢聞人不渡海者何限海豈必渡然後爲快也其性氣屹屹不肯爲人屈類此然意度率直內不爲蹊徑遇所會意欣然忘去人亦以此樂之爲說者

曰方石先生嘗云天地如許大中間可喜可歎可怪可笑事何所不有可勝道哉沈按察仲律嘗值古直詢其邑里名跡不置古直曰公不須問大抵奇怪人也其亦善自道邪周官稱四民班固表人物列九等魏晉以來中正第九品予雅知古直然不能目其爲何如人也作王古直傳

仲節婦傳

仲節婦鄭氏楊之寶應人也祖克明某州府同知伯父仲體南京戶部郎中世有顯者父仲宣母楊氏節婦以父命許嫁同縣公旺未行連失怙恃挈弟妹四

人以居弟宏尤穉弱躬爲撫鞠年二十四始歸歸不
遠舅事謹視巾櫛至親并曰七年喪其夫有子女各
一自屏膏沐矢不貳適日侍姑側凡所欲輒迎與之
會姑疾累數月扶掖搔抑未嘗手暇或夜禱于天請
以身代姑惻然感之曰願吾婦得婦亦若是是我所
以報也姑卒時伯氏大醫院判臬在京師仲氏德廣
商于外節婦獨具衾歛舉凡葬事皆中禮院判公歸
泣曰吾母之喪吾兄弟存沒緩急皆弗克與濟愧汝
多矣拜且謝之節婦曰所以忍死不嫁者非姑與子
邪今日之事婦職也曷敢言謝季氏德陽生子萱母

病不能乳節婦乳抱臥起若已出旣孤又子育之愛
不弛教子蘭拜中書舍人歷尚寶司卿右通政今爲
太醫院使節婦始封太孺人又進封太宜人養于官
有白其事者下禮部覈實詔旌其門曰貞節節婦今
年七十有五矣嘗謂蘭曰我儒家女也汝荷國恩弗
克取科第吾於吾孫取之孫三長本次棊皆舉進士
棊今爲禮部主事次相女一適某識者謂蘭以才賢
致官位參聞譽其子又顯揚之以亢厥宗微其母之
節勢不及此故節婦雖貴盛有秩號其他善行亦皆
可紀述而人獨稱爲仲節婦蓋舉其重者云太史氏

曰易稱恒其德貞婦人吉又曰安節吉旌門之義其取諸此非邪予與仲節婦子交稔矣蓋嘗拜節婦于堂見其疆徤龐厚不色情屹然有嚴君風殆所謂從一而吉者也承上而得其道者也其興家規貶國恩有以哉今旌門之制亦嚴矣年有限案有覆更人累歲而後得報報者不百一猶或名實交戾聞見不相準窮簷僻縣乃或有之而弗見于世皆不免于君子之憾予所目擊如節婦者寧不爲國典重哉故及節婦之存傳其事俾其子若孫藏于家亦以播諸鄉國庶足爲薄俗之一勸云爾

奕說

吾嘗觀于奕矣奕之初本無情也卒然而合之疆分類別擊取攘劫若有得失乎其間者及其地交意偏主于必勝其勢莫肯先却焉故或役心命志如蛛遊蠅化而不自知其勝者施施然若闢土地而朝秦楚不勝則頰面戟指無所不至今之言奕者必以適以適而反自勞則不若縮手而旁觀者之爲適也勞與適相遭非智者不能卒辨至于覆圖歛奩則其所謂勝負者始茫乎其不可攬然後勞亡而逸見其甚者猶或以夸之乎人或者悵快鬱結愈不可釋嗚呼此

懷慶堂集
又何哉古之不善奕者曰蘇子瞻其言曰勝固欣然
敗亦可喜則是知不工于奕者乃得奕之樂爲淺人
之達于是者可與言奕也世之善喻世者必以奕以
奕觀世鮮有不合者也

張翽漢翔字說

太倉張用良之子曰翽字漢翔以商遊于京師職方
郎中陸君文量其姑之夫也稱漢翔少得家訓敏而
克肖旣用禮冠齒成人於鄉黨而未究其有字之義
以請于予予因職方君嘗職其諸父用美河間通判
用光知鉅族子志於爲義可以與之言也乃爲說曰

高飛曰翽布翼曰翔凡鳥之性皆然易曰本乎天者
親上此之謂也然於飛之中又有高下遠近之不同
必極于天者而後爲至爲鳥而不極于天非鳥之至
也爲人而不極于高且遠不可以爲人也人可以不
如鳥乎夫鳳翽翔四海鶴飛薄雲霄鴻鵠一舉千里
其飛不同其爲高且遠一也故士之志於世用者能
如鳳之於岡鶴之於甸則爲之不能則爲鴻爲鵠要
之不失於卑近而已然又有說焉周禮士執雉庶人
執鷄工商執鶩鷄鶩不能飛雉雖飛不過尋丈而比
德取義顧有攸存然則鳥固有不飛而貴者今漢

翔商服而士習當守分遵制如其所執乃欲使之翺
翔雲漢之間不已過乎蓋物固有分分不可過而求
故斥鷃之卑無羨乎扶搖之九萬及其志力所勉則
卑可以爲高近可以爲遠故鳩之飛不過榆枋及其
奮迅自致則可以極于數千丈之表漢翔勉乎哉古
之人固有舉於海市魚鹽之間者苟能崇德廣業由
此而進固不害其爲世用如其未能亦可立身亢宗
爲一鄉之善士雖在儕輩亦羣鷄之鶴也漢翔勉乎
哉

陸儀莊甫字說

太倉陸君文恢之子儀少孤其伯父職方郎中君文
量育于官而教之既長爲據古禮肅賓備服誦辭而
冠之字曰莊甫而未有說其義者文量乃屬于子曰
儀敏而慎可以與之進也子曰人之有威儀猶室之
有隅也德修於內則容莊於外然容不莊則易慢之
心入而爲德累故修德者必於是慎焉古之人慮人
之或忽乎此也故冠之纓弁以爲之觀瞻被之裳衣
鞞鞞以爲之章采從之以車鸞佩玉之音以爲之節
度周還有規折還有矩頭目手足有其容坐立登降
揖讓酬勸有其法以防制而衛養之使心不外蕩則

德不容不修於內矣故儀禮之繁至於千百抑戒之作論威儀者累五六言孔子稱君子所貴乎道三而容貌居其一儀之不可不敬也如此是惡可以其微而忽之哉然或服美以爲華色莊以爲泰鶉梁有不稱之耻夏畦有諛笑之病則顧役於外而德益蔑矣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德之不可不敬也又如此夫且禮始於冠冠而後照備服備而後可以正容體齊顏色頌辭令以成禮禮儀備而後可以成人冠之辭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此之謂也莊甫之冠蓋亦聞是辭矣然則緣辭以達禮名顧而義思則其儀也莊乎不乎其本於德而爲之乎必有以自考矣

懷麓堂文稿卷十七

雜著

讀唐史三十一首

蘇子謂唐高祖起兵不待建成元吉之至為太宗之
 謀借隋吏以殺兄弟也吁焉有是哉當是時建成之
 惡未著又無一日之隙太宗縱有利天下心亦未必
 若是烈也及其後舉乃迫于勢而始不能以理處之
 然太宗固可與為善使房杜諸人能以聖賢之心諫
 之其事亦未可知也蓋與大事于羣疑之間其勢固
 有不容緩者舉兵于內召子于外亦如是而已矣君

子觀人固當平其心不可設機穽以幸物之中然自處者必求其全毋有所虧玷以自賈其橫議也使太宗無臨湖之釁則建成雖死于隋吏亦孰得而疑之哉

徐世勣既降唐以竇建德獲其父蓋也復降于建德此固同於徐庶而賢於王陵矣及觀于建德知其勢必無成而可以託其身以爲富貴之地者惟唐也遂忍棄其父而歸唐羣臣請殺蓋非建德猶有君人之度則蓋已死矣及事唐而至于高宗富貴既極則觀其無能爲而可以保其身以爲子孫之地者惟武氏

也又忍棄其流涕齧指之言以成武氏之禍非狄仁傑張柬之輩出而扶持之則唐已絕矣嗚呼忍哉夫勣爲子而忍其父固徐庶之不若爲臣而忍其君則又王陵之罪人也故苟志于富貴無所不忍矣

有請去佞臣者曰願陛下與羣臣言陽怒以試之太宗曰朕以至誠治天下耻前代帝王以權數接其臣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夫不取其言乃善其策是固以中其心而又惡其名故陽却而陰內之豈真有所謂誠哉觀其密使左右賂令史而欲殺之又陽怒程名振之不拜以觀其所爲則正中請者之言而自戾

其言如此類者多矣觀人不于所勉而于所忽不于所言而于所行信哉夫人知過而不改其患甚于不知不知則猶有所待知而不改則亦已矣太宗之言有聖賢不能過其行或常人之所不爲正坐是哉賞罰天下之大柄臣民所視以善惡者也于可不可之間不能以髮而况髮而亂之乎長孫順德以受賊見劾太宗賜絹數十匹以愧之胡演不可太宗曰彼有人性得絹辱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是所謂褻而亂之也夫罰之不可以賞猶賞之不可以罰也且孫伏伽張佺素皇甫德參皆以論事得

賞孔穎達以諫太子得賞常何以薦士得賞張鷟以獻箴得賞長孫順德以受賊得賞斯可以類乎必以爲功可疑也親可議也而赦之赦之斯可也何假於賞而愧之哉又曰如不知愧殺之何益夫罪小不忍殺罪大又不足殺是終免于罰也或曰漢文帝之於張武嘗爲之然則文帝非邪曰是固不可以訓然文帝所爲多出於誠猶過乎厚者也太宗者非慕名徇欲而姑爲是縱脫云乎哉予懼後世操賞罰者皆假此以徇其私故舉以爲戒曰是不可以訓也傳奕可謂獨見之士也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

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于大盛而蕭瑀率坐是以貶或者奕有以啟之乎然其說亦不能大行如韓愈氏之光明于世愈之言曰高祖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以爲恨是奕之謂也然則使愈生于太宗之世其庶幾乎曰亦如是而已仁義不明于上教化不行于下而欲制強敵于口舌文字之間難矣哉噫此歐陽氏本論之所以作也

侯君集滅高昌坐賊下獄岑文本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其克敵雖貪可賞李廣利貪不愛卒陳湯盜康居財二主皆赦其罪封侯賜金太宗乃赦君集吁太宗於此失刑矣夫征伐以已亂也而縱其貪是生亂也何取乎功且廣利之於宛湯之於康居君集之於高昌皆窮兵黷武于所不必伐之地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誅者何功之有彼固使之不以其道又縱其貪而赦之失不已甚哉厥後廣利死降湯死罪廢君集死反皆其君不能正其罪以折其驕縱之心以啟之也元帝不足論彼武帝固太宗之所慕而文本使效之是見其君之過不塞其源且決之

壅以溢也高麗之役太宗豈獨任其過哉故君子惡喜功者惡徇私以生亂者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賈克負弑君之惡秦秀乃以其立嗣不明請惡其謚而武帝改號爲武封德彝與弑隋煬亦賈克耳唐臨乃以諫廢隱太子請追其謚而太宗改明爲繆夫有所諱而予之者私也有所憾而奪之者亦私也賈克固武帝之所諱而秦秀假小罪以攻之故其從也難然使秀舉其弑君之罪如陳泰之對司馬昭則武帝不得而諱之矣封德彝亦太宗之所憾而唐臨乘小釁以攻之故從之也易然使太宗正其從逆之罪如

高祖之責德彝則唐臨不得而惑之矣卒使二人者負天地所不容之大惡以終其身又不能正名定罪於既死之後予未嘗不切齒于斯焉嗚呼謚之不當其罪者亦多矣此特其著者耳然猶出于臣下之議而惡謚之餽羊猶存後世之謚議不及於廷而惡謚遂廢徒以高資顯秩皆得美稱是不特爲虛器反以累先生立謚之美意矣

太宗之立晉王治說者或以其不立吳王恪也而罪之夫治於此時無片惡寸過舍之何名恪雖才固不得以廢長先之矣太宗獨憂其不類已而欲立類已

者且所謂類何以乎太宗悅魏王泰以爲類已也幾乎奪嫡又嘗壯武才人馭馬之對其意豈不以爲類已也又博觀羣臣之中惟李勣爲類已也而託之孤卒使勣助武氏以成其不類已者之禍故太宗啟嗣世之禍有二而失晉王不與焉曰妻巢妃也用李勣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而况教之以盜而又以大盜輔之何所不至哉周之成康非有齊聖之才而成守文之治者文武貽謀之善又有周召宏畢之臣以夾輔之也高宗固中人以下之質然使太宗不貽之禍胎而褚柳來韓之徒扶持之不暇雖不極

治亦不大亂若曰高宗固不克終者則予未如之何也已矣

甚矣聖人之言深而遠也坤陰始凝則憂其馴致姤女始壯則戒其勿取愚者孰不以爲迂以爲未必然也惟未必然而然此聖人之言所以深且遠也高宗立武才人爲后其惡不足言已以利害言之彼雖至愚豈不知愛其國家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天下之女禍莫甚于褒姒姐已而極於呂后褒姒未嘗自取之呂氏自取矣亦未至改姓易世也故韓瑗亦以爲褒姒之流而宗廟不食之諫不能入也其禍乃出於

古之所未有者焉武氏之再入宮也雖豫藏禍心不
過奪嫡至於呂后極矣乃至改姓易世亦出于所不
意者蓋由高宗之胚胎醞釀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亦
有偃然自以爲當得者矣天下之事出于聖人之言
者愚者皆能知之而智者或不免以爲迂以爲未必
然以至于敗者多矣而况知其然而爲之者乎予又
不得不爲中宗佖宗幸之也
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甚矣小人之不可與共事
也事成則挾功以覬賞而君子亦不得不賞之賞之
而其欲不厭則怨懟生焉及其厭也則憑倚怙肆必

至于凶國害家而後止然則曷若絕之于先乎唐佖
宗誅韋后何假乎一婦人之謀而太平公主與焉遂
使其竊勳盜柄以成殺儲廢帝之謀將發而後敗予
於是復爲張柬之危之也及其誅太平也何假乎一
宦者之力而高力士與焉遂使其蠱上亂下至于播
蕩傾覆僅免其身於瀕死之際予於是豫爲僖昭危
之也讀唐史者得不痛恨於佖宗也夫
太宗作帝範十二篇以教太子姚崇以十事諫佖宗
皆謹始之道事之大者也而女寵不與焉豈其父有
所諱于其子其臣有所昧于其君斯何見之疎也其

後高宗佖宗皆以女寵召禍再危唐室其以是夫嗚呼其所言者旋已棄如遺塵過如飄風則雖太宗諄諄以是而教姚崇諄諄以是而諫吾無望乎二君雖然父之於子臣之於君則不可不周思極慮以內之無過之地也小畜之變如家人之嗚嗚吾因之重感於斯焉

事有不可無悔者有不可悔者悔非君子之得已也知之未周也行之未安也而悔生焉聖人以人不皆周知安行也故不得已而予之悔若其所能行者而自暴自棄以陷于大惡則有不可得而悔者矣賈充

悔弑君而自憂傳謚于將死之日高歡悔弑君而敬事魏主者終其身然其惡卒不可悔也太宗之內巢妃充其惡與弑君者均之爲亂常敗紀無赦耳矣故善悔過者莫如太宗殺盧祖尚而悔殺張蘊古而悔殺張亮而悔悔責皇甫德參悔踣魏徵之碑然無一言悔于巢妃之後者知其不可悔也聖人恐人之沮於遷善也故開悔之門予亦懼人之狎於改過也故立不可悔之戒亦聖人之意也然則何以免于悔乎曰慎

褚遂良素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

纂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近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于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爲遂良死者難而易爲仁傑生者易而難邵子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幾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已

有宰相之道有宰相之體有宰相之才姚崇有宰相之才者也宋璟有宰相之體者也其於道槩有所未聞然則孰爲近日璟爲近何也以其剛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崇也用諂以濟其寵任詐以行其志其平生大節惟反正一事耳而又涕泣於遷宮之際是不得不於崇疑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才云爾璟也執義而不屈物守法而不徇情至使武后令張易之往謝之而佞宗知王毛仲之不可致可謂剛矣然獨不與反正之事豈張柬之之議有所不及歟抑偶不值其間歟使璟在机上無畱肉矣仕于武后之朝者

其大節皆繫于反正之一事不然其何以自解于前日之事乎是不得不於璟惜之也予故曰有宰相之體云爾雖然唐之宰相知道者寡矣有臣如宋璟者亦何以多議爲哉

君子之去小人恒難小人之擠君子恒易何也君子惟公言正論不可則止而根盤蒂結于君心者不可猝拔故未聽而先疑之小人之於君子欲揚而攻之則畏公議而不敢發及窺君心之微知其陽親而陰厭之也則爲曲邪詭秘之計乘其罅而中之其爲言似緩而實急似遠而實近似公而實私使聽之者隱

然有以動于中而不疑則其志行矣然使其君無厭賢之心則其言亦安得而入哉故優人設爲早魃之辭而宋璟見逐張九齡直言牛仙客之不可用而仙客卒代其相二君之於兩賢其厭之深矣人主恒言皆欲退小人進君子及君子常爲小人所勝而不自知哀哉

張九齡諫用牛仙客是也其對玄宗之言非也夫九齡豈不知仙客所以不可用者盍推本而極言之乃屑屑於資格門第文辭之末顧欲以臺閣誥命之地勝之是啟李林甫何必辭學之言而益屈於玄宗有

何閎闕之問也且此說若行萬一有大賢出于草茅之下欲薦而拔之其何以自解乎故宰相之言不可不慎也

胡氏之論高力士曰力士苟能爲明皇忠計者密主張九齡而去李林甫左右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讓此於力士固無責焉以當時得譽於士大夫而無疾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予曰不然力士所以能恭謹者安知非矯情干譽而實用以自張大乎哉且當是時張九齡輩旣去則當時朝廷豈有卓然稱士大夫者而何疾惡之有縱使其能進賢退

不肖以終其身而劉季述韓全誨之徒不免出于末流之下啟弊之罪不可逃也而又何功績之有况九齡忠嗣果賢將相也則亦安肯出於其門哉若使陰受其薦而不自知是罔賢才而用之無一可也誠使其善爲計有間則辭曰臣有間廷之殺不敢與國事臣雖不負陛下臣死之後必有負陛下者毋使後世謂宦官與罔事始陛下然後爲忠也然則孰與視其失而不抹乎曰寧失賢才于一時不可亂紀綱於百世

玄宗當播遷之際昏耄旣極無尺寸之策決於一走

使肅宗不從父老之留天下非復唐有矣然唐之存亡繫於太子之留不留而不繫於卽位與否肅宗以儲君討賊天下誰不應之夫玄宗嘗有高枕之言既沮于官中之請及傳後軍之命又已於馬上之辭是時楊氏旣誅長安未保誠無樂乎爲君雖靈武之報不行而寶冊之使必至使肅宗直以遺大投艱之義流涕西向再拜受命于馬嵬之下較之遯避於咫尺之間而掩襲於遲疑之後猶之可也嗚呼李泌未至而李輔國在傍彼肅宗者何以及此哉故其卽位也未嘗不以爲當然而其矯情固遜至于三四而不已

者亦其心有不安矣泌之言曰家事宜俟上皇不然後世何以辨靈武卽位之意則其臣有所不安矣廣平王俶之言曰陛下未奉晨昏臣何敢當儲副則其子有所不安矣欲免于後世之公議得乎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彼肅宗固不待西內之隙吾無以末減云爾

昔人謂壞唐者三女后也姦臣也宦官也惟玄宗兼有之中宗有女寵而無宦官敬宗有宦官而無女寵然皆身死賊手恨貽來世若玄宗者內有楊貴妃高力士外有李林甫楊國忠彼林甫國忠之於貴妃力

士也株連蒂結狐媚狗合左巢右窟牢不可破職是三者可以亡矣而又有安祿山者闖乎其間林甫能制而不制乃養之以自翼國忠不能制而欲制之乃激之以自快玄宗者岌岌乎當敗局而據危巢豈翹寄生孤注之類哉然則不死於數人之手幸也有國家者觀乎此可以慄慄乎其畏也已

李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倓爲元帥泌懼其偏也諫而歸之倓及欲以倓爲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倓自辭之張良娣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倓有惡於良娣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上皇復位也

如其不來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於大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言皆委曲綏到足以濇中人之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能用已於艱難之際而極言之也及良娣輔國結構旣成建寧旣死而肅宗疆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旣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及見上皇之至一旦突欲去之無疑也然固未能忘情于功名之際故以德宗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卒老于相位者其亦有以濇中乎德宗而料

惟庸堂集
元載之不能害已也乎及觀其用則定太子保功臣
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爲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
挾以爲奇者故其術雖高而學或未粹矣
肅宗治從逆之黨以六等議刑不忍之過也春秋之
法人臣無將將必誅禮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
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豈有受他人之爵而爲之
臣子者而吾復從而君之哉李峴之議是畏人之附
賊而屈法以誘之乃益狎其附賊之心也
人君進君子退小人則治進小人退君子則亂一
人退而一小人進則其爲亂益濶矣代宗惡李輔國

之強使人殺之而程元振進元振既黜而魚朝恩進
朝恩既誅而元載進雖其極力剷除而旋已受弊中
唐之世能果於退小人者莫如代宗而進小人之數
者亦莫如代宗要其初皆以微勞小惠不忍而用之
故小人有所恃而爲惡其後皆以狎昵近習之故與
之謀而去之故小人無所懲而爲善剛者不爲也人
君之德以剛健爲主不剛而能成治者未之有也
君臣之疑主於偏而成於譖非明哲之君察之未有
不至於禍敗者也郭子儀以子愛之故受昇平公主
之譖何其危也而代宗處之雍容廣大無纖芥之疑

此太宗所不免者而代宗能之卒保護功臣以爲唐
室之砥柱其美不可誣矣是時魚元之徒方欲肆其
忌嫉乘釁而動使與聞其言安知不從而媒孽之乎
然子儀有不賞之功而無震主之威則其不受疑於
代宗也固亦有道矣

理亂之機豈不危哉唐高祖太宗之世上下相維內
外相統召之無敢不至令之無敢不從故雖以高宗
之昏懦武氏之濁亂而天下莫有解體者紀綱存焉
耳自玄宗啟禍祿山遺患力士遂失萬乘之尊雖幸
而不失舊物而天下之豪奴悍婢已有輕天子之心

矣而况以肅代之容緩繼之乎故不終玄宗之身遂
有挾禁兵以行劫遷之計爲軍將而擅廢置之權者
於是稱兵犯關踵接京師入室更衣變生肘腋再振
再蹶以至於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然則紀綱之壞不
於人君而誰壞之哉故理亂之機不可不慎也

甚矣迂腐之人之不可用也田悅有衆七萬欲拒朝
命未有以劫其心也洪經綸爲黜陟使直以一符罷
其四萬使悅藉以激其士劫其心而其勢遂熾此乃
高歡假以興冀唐公假以興晉陽者而經綸實以遺
悅何其戾哉經綸之心非不善也本以制藩鎮而適

以助姦本以重朝廷而適以賈怨人之不可不學也如此孔巢父之殺其身於李希烈也其亦近是乎盧杞因李希烈之逗遛說德宗暫罷楊炎而復用之其姦不足破矣縱使其非姦也而德宗從之豈人君之度哉德宗已有除炎之志故旣罷而復聽殺之也及懷光拒命以杞爲辭德宗從而罷杞則杞所教罷炎之故智實以姑塞其意而徐復之也非陸贄輩力爭之則杞誰可止乎胡氏謂杞因懷光而去則權不自天子出是已然苟使其前迷後悟以心誠去之則亦何可避此嫌而隱忍以稔其患哉

諸葛武侯敗於馬謖之遺令而戮謖以謝衆郭汾陽敗於史抗等違渾瑊之令而赦瑊以收功皆是也武侯之言曰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則其戮謖也豈得已哉謖不戮則將帥必不用命而王雙張郃之首不可斬武都陰平之地不拔矣且武侯能泣廖立死李平於身歿之後則謖之見戮也容復有餘憾乎謂武侯用謖之過則可謂戮謖之過則非也若汾陽之敗非瑊之罪史抗諸人之罪也抗等諸人不可勝誅而瑊又必可以收功者也此乃一時之事不可以爲法若一切行之則猾悍者皆起其跋

懷麓堂集
扈之心其所以容之者乃所以殺之也書曰威克厥
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軍旅之法當以是爲正
段秀實之死于朱泚也胡氏謂其見幾不敏不能執
羈勒以從君負材抱忠草草而死嗚呼豈其然哉豈
其然哉德宗之出也變生於倉卒非有明皇之詔也
何幾之可見乎惟陸贄王翊輩數人追及於咸陽而
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尚十七人蓋是時得聞者先出
後時者見陷去住之幾間不容髮其事有不可知者
矣且秀實之於盧杞白志貞孰忠且智杞志貞能之
而秀實顧有所不能邪陝州之役秀實尚能使白孝

德不終日赴援于數百里之外而其身不能從君避
難於咫尺之間乃端居待死于其第又不待辨而明
矣不得已而隱忍見賊以圖奉迎之計又不得已而
用間以尼追襲之兵是時無秀實則以德宗之狐疑
朱泚之凶黠而又有盧杞百口之保幾何不墮其計
中德宗之得趨奉天誰之功也及其智窮勢急攘袂
奮笏擊賊流血以死豈其所願哉故貴秀實之死與
責張巡者何異不得不辨也

德宗多疑而信吐蕃如父子信乎疑者之必貪貪者
之必愚也渾瑊素稱良將何乃蹈其機而不悟乎瑊

身受其任者也亦避德宗之疑而不敢辭耳使瑛辭之則張延賞之譖不在西平而在瑛矣然則可乎人臣秉忠信以事上必爲國家計而不卹其身如西平可也必不得已則駱元光焉違命以從宜亦可也張延賞之譖李昇也德宗以問李泌泌發其間太子之謀請罷昇宿衛以遠嫌夫間太子者延賞耳陰謀旣得詰而去之復何嫌之有哉乃罷吾之宿衛以自解於離間之人是愛太子不如愛小人也居人父子之際不可以言嫌德宗未有嫌太子之言而泌以遠嫌告之是啟之也他日昇黜而太子幾危得非延賞

爲之乎昇誠可去使其與延賞俱罷亦庶乎無此患矣

咸陽人上言見白起請爲國扞西陲德宗贈起以官人君之愚未有如此事者自老人結草之說興於左氏而後世有以謝佗之捷爲蔣子文之功者有稱白衣老父之言而立老子廟者有稱李靖求食而立廟者有稱佗元皇帝降于廟元閣而求其像者豈惟德宗哉李泌謂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贈白起其言甚簡而明然直以事論之不能辨其理之誣以格其非也不立廟而葺其故構去三公而贈尚書五十與百步

之間耳嗚呼泌自稱奉道又方以鬼神幸于德宗雖
欲格之猶將不能而况未必知之乎

